

光明獨幕劇集之二

爲祖國飛行

朱雷著



目次

✓ 爲祖國飛行·····	一
✓ 晚 禱·····	二五
✓ 佳偶天成·····	六五
✓ 縣官坐堂·····	八七
✓ 藝術與愛情·····	四一八
改訂後記·····	一九

爲祖國飛行（訂正篇）

本事：

西班牙空軍薩克上校，爲首次歐戰時有名將領，年屆古稀，偕三子耕耘以居，會內戰驟發，敵方挾有法西斯黨之背景，率軍直撲重鎮菲格拉斯，薩克雖年屆不惑，愛國不敢後人，乃執戈而起，就任空軍總司令要職。

時薩克長次二子，率軍增防底格斯河盆地，以禦敵軍破竹之勢，終以彈益被圍，死傷慘重，敵並利用河上水壩，抽乾下流，裝設重炮轟擊，形勢日危，薩克雖計劃駕飛機炸斷水壩，以救殘餘，惟該地機場密鄰軍火倉庫，設有一機起飛，爲敵方發現，則此菲鎮最後之基地，亦必付之且夕，故彷徨終日，茫無決策。

幼子魯易，爲空軍司令華多廳下之有名健將，屢欲駕機斷壩，爲薩克所阻，是日竟乘機冒充簽字，至倉庫開得飛機，炸斷水壩，盆地之友軍乘勢推進，捨身而赴，終被摧破頑敵，收復河口，惟魯易駕機歸回，敵方大隊機羣亦追逐而來矣。

華多怒詢闖事者，薩克祇憤情深，且兩子已於陣前戰死，乃直陳爲己命，華多去其勳章，令爲國自裁，薩克

從容佈置已，並勗其幼子忠心爲國，以復乃父舊榮，急駕機上升，展彼舊日身手，與來襲敵機，單身應戰。

事平，敵機全被擊潰，薩克亦中彈死，華多傷悼無已，以勸章還魯易，並爲首西班牙之線續河山，亦將永爲老將軍鮮血而燦爛矣。

(人)

薩克上校(西班牙空軍名宿，六十餘歲)

卡爾魯易(薩克幼子，少尉，二十餘歲)

莉娜(魯易未婚妻，看護裝)

華多上將(前線駐防區司令，六十餘歲)

無線電收發員

傳令兵甲、乙、丙

門衛一人

(地)

西班牙斐格拉斯城

(時)

一九三六年一月

(景)

薩克上校別墅，以地點關係，暫改爲前線防區司令營，舞台面是一間幽靜的起居室，內幕正中，懸軍事地圖一幅，靠台口置放書案，許多文件和電話機重疊放着，台中有一只與書桌並行的小桌，安放無線電機件，靠內爲壁爐、藥櫥、咖啡壺等物，有三個照片分開掛着，一個在壁爐上，點着一枝白色的蠟燭，正中爲通到外面的門，由門衛把守，左邊是通司令辦公室的門。

(幕)

時間在天亮後不久，室中電燈猶明，無線電員靜坐在小桌旁接收報告，莉娜穿着白衣，在整理藥物，薩克上校在桌旁來回踱着，他非常焦急不安，過一分鐘加重一磅似的，制服穿得很凌亂，白髮蓬了滿頭，遠處有砲聲起落。

無線電員 X. C. O. Y, X. C. O. Y, 第十一區隊注意，請羅加偌將軍繼續抵抗，以待援兵，X. C. O. Y, 第十一區隊注意，……（他重複唸着，聲音沉重而緩慢，久久方取去耳機）薩克上校！第十一區隊始終沒有回電，最少有一個鐘點了。

薩克 謝謝你。

無線電員 薩克上校！這一刻前線的砲聲非常緊急，這兒又沒有接到回電，我怕十一區隊的發報機也早給他們炸掉了。

薩克（衰弱地）這我知道，請你把電波移正，繼續收聽下去。

無線電員 是！

薩克 莉娜這是什麼時候了？

莉娜 四點零五分，上校！

薩克 昨天晚上，我跟羅加諾這個孩子最後通話，那時候砲聲非常緊急，在電話裏面就可以明瞭地聽到，他還瞞住我說不要緊，損傷很小……恐怕，法西斯魔手的刀刃，早就架在他們的頸上了。

莉娜（憂慮地）上校！你已經整整的三天沒有睡覺了，請你憩一會兒罷……你要不要喫點兒咖啡？

薩克 不！謝謝你……莉娜！我爲十一區隊的命運擔憂爲他們的命運擔憂……早知道他們沒有反攻的機會，不該讓他們去冒這次危險的。

莉娜 上校！這倒到底是怎麼一會事兒？難道十一區隊就不能後退嗎？

薩克 當然不能，莉娜！你看……（自桌上拿起指揮棒，至壁上懸掛之地圖下）在三天以前，戰事緊張的時候，敵方的軍隊像山崩水潰地追擊下來，搶去了第一線所有的炮位。在我們一邊，只有羅加倍這個孩子率領的一部，纔能夠防止敵衆前進……你瞧！（指地圖）這是底格斯河邊的盆地，這是河流，這裏他們展開猛烈的戰鬥，三天以來十一區隊爲了守住這祖國最後一個重要的據點，浴血抗敵，誓不後退，就是寸土尺碼的地方，也不肯輕易地放棄，結果在河套的右方給敵軍整個包圍了，這是水閘，敵軍利用牠擋住上流的河水，把下流抽乾，用新式的排砲放在河上攻擊。

莉娜 上校！我們可以用飛機把水閘炸掉，給上流的河水衝了下來，衝掉敵方所有的炮位，不是他們就可以得救嗎？

薩克（苦笑）不錯，莉娜！誰都這樣想過，可是誰也不敢冒這一個危險的，你知道，西政府只有這兒一個飛行基地了。

莉娜 難道說……這兒不能有一個飛機上去嗎？

薩克 是的，莉娜！這一個地方真太重要了，你知道，司令總部早搬在這兒，機械團部也搬

在這兒，連西政府最後一批重要的軍火，都搬在這兒的飛行庫內，要是這兒有一個飛機上升，給敵方的偵察機發現了，那麼遲早會給他們炸掉的，你聽，在天空飛的就是他們最有名的轟炸機，就差了一步沒有找到轟炸的目標。

莉娜 可是……魯易昨天跟我說，他一準要趕掉那些個飛機！

薩克 他有什麼能耐，就整天那麼胡思亂想的？

莉娜 他說法西斯的空軍都很怕死，只要他們打了一個圈兒，扔掉幾顆炸彈，就趕快回去交差了，上一次不是給魯易的一架飛機，趕走了三架嗎？

薩克 這孩子鋒芒太露，總是一個危機！你知道這兒有幾架飛機，夠得上跟他們打賭嗎？

莉娜 也許他可以冒一次險……

薩克 你別相信他，莉娜！（坐下）在過去歐戰的時候，我的心事也跟他的，一樣，那時候駐在聯軍前線，整天看到的就是炸彈，死亡，憑着自己的熱血，創造一個勇士的生命……可是，那時候生和死只是我個人的命運，現在我是西班牙政府的空軍司令，擔負起整個空軍安危的責任，還可以那麼隨便發令嗎？

（他邊說邊咳嗽，莉娜給他倒上了一杯咖啡）

（魯易忽忽奔上，御空軍裝束）

魯易 爸爸！

薩克 魯易！

魯易 十一區隊有了回電沒有？

薩克 沒有，孩子！

魯易 爸爸（懇切地）你答應了我罷，讓我去冒一次險，我可以把自己的成績保證，不會給他們發現這兒起飛的地方。

薩克 （冷淡地）魯易！你要什麼事情？

魯易 （大聲地）飛機！爸爸！你難道看着自己的孩子給砲火炸死，給飛機炸死，一點兒沒有反抗，沒有代價。（軟弱地）爸爸！我的意思並不是爲了率領第十一區隊的二個隊長都是我的哥哥，更不是爲了私人的情誼纔敢去冒這一次危險，可是，政府已經很少這樣人才，決不能夠白白地犧牲了。

薩克 我也會把重複的話兒回答你，這裏是我的家，也是政府最後一個臨時的軍部，在這兒後面，更有重要的飛機倉庫，所有前線的糧食、子彈、藥品、武器，都靠着這兒接濟的。

魯易 爸爸！這我都知道……

薩克（緊接）我不是跟你提了好幾次，在我們頭上，敵軍的偵察機整天在等着，你忘了昨天離開這兒三百碼遠的平格勒村子，給他們全部炸掉，今天聖路易街的教堂，也逃不了這次厄運？你的飛機，能不能在這兒上升，保證這兒平安無事嗎？

魯易 會的，爸爸！反正這兒飛行場的左右，都有深密的樹林擋着，也許我會倏倏地飛起，不給他們發現的。

薩克 倏倏並不是你聰明的答覆，魯易，你仔細想一下再說……過去我也有這一類誤解，覺得很多不在意料的危險是不會發生的，比方說你母親，在歐戰最後的一年，參加志願服務，整天為傷兵看護，裹傷，開刀，把自個兒睡眠的時候都省去，整天整晚的奔忙，結果到她自己不能支撐的時候，她還相信命運，她相信她不會死，為着人類的苦痛忍受下去，可是，上帝不會把創造和平的子女留給世界，她終究離開我們走了……（他說着徐徐走近窗口，向遠處展望）你們看，離這兒不遠的地方，又在起火焚燒了，不知道那一個美滿的家庭又慘遭他們的魔手，法西斯的豺狼存在一天，世界上不會有安寧的時候。

莉娜（指點窗外）上校那兒是魯納亞的村子，昨天我還跟着她的母親在那兒做彌薩呢。

（魯易靜聽他父親繼續的談話，心事起落，時時不經意地顯露，他瞥見父親面向窗外，一個冒險的念頭占住他。他堅決地走近台旁，拿起筆，在起飛證上簽了一個字，他神經抖動得很利害，時時回頭去看他父親，剛把證書撕下，司令華多由右傍門上，他急忙改成個立正姿勢，把證書塞入口袋裏。）

魯易 早安！司令！

華多 早安，魯易（對薩克）早安！上校！

薩克 早安！司令！

（魯易徐徐溜近門口，一閃出去了。）

華多 十一區隊有回電沒有？

薩克 沒有，司令！最少有四個鐘點了。

華多 戰爭已經到達最重要的時候了，要是十一區隊能夠維持一天，也許後方的援軍開到，就可以保全這兒所有的東西了，薩克上校聽說十一區隊的司令正是你的二位

公子，有這回事情沒有？

薩克 是的，司令！

華多 不錯，倒底不愧是將門之後，教導有方，像你這樣全歐著名的空軍名將，纔有這樣忠勇爲國的健兒！

薩克 這是你的誇獎，司令！

華多（憂愁地）可是……這兒就發生了一件麻煩的事情，我們始終不敢讓一架飛機上去，炸掉擋在河上的水閘，給十一區隊打開一條血路……你知道，十一區隊也是政府最後的精銳，不能讓他白白的犧牲了！

薩克 是的，司令！

華多（嚴肅地）薩克上校，我很感到抱歉……可是，在三天以前，敵軍的攻勢勢如破竹的時候，只有羅加傑這個孩子率領的一隊，纔能夠擋住河口，不給他們衝了下來……薩克 是的，司令！對我自己孩子的命運，我決不後悔。

華多 很好！上校！你不愧是一個軍人的模範……現在只要等後方的軍隊開到，把這兒的東西運走，你可以發令把水閘炸掉，靠正義的份上，十一區隊也許可以接到退守的

命令。

薩克 是的，司令！莉娜！你給司令倒一杯咖啡！

（莉娜奉命倒上）

華多 莉娜小姐，你在這兒服務有多少時候了？

莉娜 從這一次戰爭開始的時候，司令！

華多 唔！很好……薩克上校！她跟你是親戚不是？

薩克 不，她是我一個朋友的女兒，從小就在我的家裏長大，跟我最小的一个孩子卡爾路易訂了婚約，要不是這一次殘酷的戰爭，也許早就結婚了。

華多 （驚異地）唔！卡爾路易也是你的孩子？

薩克 是的，司令！

華多 （起立）上校！我爲你這樣有才幹的西班牙父親，表示無限的敬意，你知道，路易是一個極有希望的人才，他對駕駛轟炸機的技术是這兒獨一無二的。

薩克 這孩子年紀還小，做事就憑着一股血氣，恐怕只會加添我的麻煩，不會加添我的榮譽。

華多 你別埋怨你的孩子，薩克上校！你記得過去我們在第一次歐戰的時候，一股狠鬥的勁兒還不是跟魯易一樣嗎？你看，這如箭的光陰去的多快，現在是他們的時候了，上校！我很爲你驕傲，你有這麼幾個忠勇的孩子，給你承先啓後，爲國爭光。

薩克 這是你的誇獎，司令！

華多 來把我們手裏的咖啡暫時冒充一下威司基酒，慶祝你三個爲祖國爭榮的孩子健康！

薩克 （舉起杯子）謝謝你，司令！

華多 莉娜小姐！你也應該喝一杯，來慶賀你未來丈夫的幸運！

莉娜 謝謝你，司令！（倒茶）

華多 （舉杯）乾！（三人同飲）

（傳令兵上）

兵 華多司令！你的電話。（華多隨之下）

薩克 莉娜！魯易什麼時候走的？

莉娜 司令來的時候就走了。

薩克 這個孩子，始終不肯聽我的命令……

無線電員 （突然驚異地急呼）X. C. O. Y, Y. C. O. Y, 上校！這兒有回電了……X. C. O.

Y.

薩克 快快（奔近台旁）快問，是那兒？

無線電員 是的，這兒是防空司令總部……第十一區隊，是的……什麼？水閘已經炸坍

了？是一架黃色的飛機？！你是羅加偌將軍……誰？

薩克 誰？誰在講話？

無線電員 什麼……你是參謀長……是的，是的……（聽了一回，壯嚴地站起）薩克

上校！這兒帶來一個非常不幸的消息……

莉娜 你快點兒說呀！

無線電員 上校的二位公子，在昨天晚上壯烈殉國，軍士立刻把屍體找到了，葬在盆地的右方，現在河口已經給一架黃色的飛機炸掉，水流奔潰，正對敵軍的炮台沖刷，第十一區隊乘勢推進，已經占領到河套的下遊，準備和正面的敵軍決一死戰。

薩克 （由極度打擊而徐趨軟弱）謝謝你！行至辦公桌前檢視文件，見有撕去左頁

的出動證，急提起電話（接飛行庫，有緊急的命令……噲，你是魯白上校，方纔有飛機出動沒有什麼，魯易上去了多少時候？誰是我的簽字……（擱下）

無線電員 上校！要不要把電波移轉，發令叫魯易趕快回來？

（薩克點頭同意，疲倦地跌入椅中）

無線電員 X. C. O. Y, X. C. O. Y, 魯易少尉注意，上校有令，請你趕快返回基地，X. C. O. Y

……（照上文重唸一遍）

（半響，薩克徐自椅中站起，走近壁爐，向羅加倍照片默視久之，室中異常沉默，惟有莉娜低聲啜泣聲，薩克徐將其妻照下之白燭移至羅加倍照下）

（屋頂上突有飛機低颺聲音）

莉娜 上校！請你安憩一會兒罷，你的臉色非常難看……

薩克 不要緊，莉娜！請你再倒一杯咖啡給我。（行至辦公桌前檢視手槍）

（莉娜方抖手倒水時，魯易突自外門忽遽奔上，風塵滿面，形態興奮）

魯易 （走近薩克）爸爸！

薩克 （呆立不動）……

魯易 爸爸！

薩克（頹唐地）把帽子拿掉，魯易！你的手槍也放在台上。

魯易 是的（取去帽子，手槍）

薩克（壯嚴地）卡爾魯易少尉，你犯了軍法。

魯易（立正）是的，上校！

薩克 國家的法律只有一條，魯易！

魯易 是的，上校！我沒有請放寬恕，我樂意死！

薩克 一切的結果你都想到！

魯易 是的，上校！

薩克 你沒有忘記有一個年老的爸爸，在二十年前替祖國掙了好多的光榮，現在給你，

全部破壞了。

魯易 我一刻沒有忘記，上校！

薩克（用筆簽了幾個字）你沒有其他的話罷？

魯易 沒有。